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初探六堆失落的客家人一以高樹鄉大埔村為例

doi:10.7035/PSCTSCHP.200712.0067

北市教大社教學報, (6), 2007

作者/Author: 徐賢德

頁數/Page: 67-7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07/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7035/PSCTSCHP.200712.0067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初探六堆失落的客家人—以高樹鄉大埔村為例

徐賢德*

摘要

近年來「客家學研究」成爲一門顯學,六堆地區是台灣南部客家庄的聚落, 高樹鄉大埔村位於六堆客家聚落之內,全村卻通行「福佬話」即閩南語,即使是 五、六十歲中壯年人,也都以福佬人自居,年輕一輩更是以福佬話作爲溝通工具。

「福佬客」是指原來爲客家人,但後來被閩南福佬人同化的客家人,過去的福佬客研究多半從客家的居住環境、閩客械鬥、人數、婚姻來說明「福佬客」的成因,本文從本文主要探討高樹鄉大埔村人的族群認同變遷現象,從文獻分析、語言現象以及信仰習俗、姓氏族譜、戶籍資料、地名探討、等多方面來探討高樹鄉大埔村的族群歸屬問題。

大埔村先民由於來高樹地區墾殖時間較晚,只能以荖農溪畔常有水患之地作 爲開墾地,居民的生活也與荖農溪的氾濫息息相關,水患常造成農田、房屋的損 失而影響聚落的遷移,從多項證據顯示,大埔村的「福佬化」與經濟上的問題有 關,爲了生計必須與里港地區福佬人做生意,順流而下到閩南聚落,因此學習福 佬話,亦即大埔村的「福佬化」與荖農溪這條河流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關鍵詞:六堆、福佬客、族群認同、客家開拓史

^{*}作者爲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研究所校友,目前於本校中國文學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

高樹鄉屬於六堆當中的右堆,位於整個屏東平原的東北部,老濃溪由東北向西南流貫,爲屏東平原沖積扇的上端高地,附近曾是原住民與閩客族群經常發生糾紛的區域,大埔村爲高樹鄉十九個村落之一,人口聚集於主要三個聚落:大埔頭(埔頭)、中大埔(中庄仔)、龍眼腳,西以老濃溪與美濃鎭相鄰,五、六〇年代以種植菸葉爲主要產業,目前以種植各項經濟作物爲主。

現狀:全村通行語言為「福佬話」即閩南語,即使是五、六十歲中壯年人, 都以福佬人自居,不認為自己是客家人,年輕人更以閩南語為其母語,在族群認 同上都認為自己是福佬人。

目前根據屏東縣政府民政局 2003 年所公佈的資料顯示: 大埔村有 11 鄰,305 戶,855 人,通用語是客/福佬。從《高樹鄉志》(1981)上的記載顯示,當地居民是閩客各半,語言是閩客語通用,鄉志已經記載了居民的族群,二十多年前似乎尚有閩客語族群各半的記載,時至今日的族群認同便如前段所述,且當初鄉志又是誰去調查編纂的呢?其所判定爲閩爲客的根據是什麼?是否僅從使用語言的種類便可以辨別他所屬的族群呢?

本文以追尋出大埔村民的族群來源爲研究目的,再之探討村民「福佬化」的原因,希望能爲高樹鄉大埔村的村民尋出先民來此墾殖的歷史,使不忘其本,並對族群認同的誤判作說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計有:文獻分析、田野調查、語言調查等

京、文獻的分析 一、文獻探討顯示:

(一) 地名來自於廣東大埔

清末高樹鄉是歸屬於鳳山縣港西上里與港西中里的一部分,大埔村在日治時期:明治三十七年(1904)則由阿猴廳阿里港支廳管轄,行政區為西上里東振新,大正九年(1920)實施州郡庄街制度,改歸「高雄州屏東郡高樹庄東振新」,光復後民國三十五年隸屬「高雄縣屏東區高樹鄉」;民國三十九年(1950)行政區調整爲屏東縣。

根據《高樹鄉志》記載:大埔村舊小字名「中莊仔」。由於土地廣闊,許多 大塊的「埔」(田)沒有開墾,又是廣東省大埔縣移民所墾,因此定名為大埔, 本村先民大約於一百六十餘年前,由廣東嘉應、大埔一代遷移而來,始居於大埔 頭,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四,洪水氾濫,村莊被水流失,居民乃遷至中大埔及上 大埔及建興等地定居。民國四十五年,部分大陳義胞入本村(大陳第一新村)。 居民以閩客各半,閩客語通用,而風俗多從客俗。・・・以劉、楊、張姓居多數。 客家人或閩客各半。

(二)大埔村爲客家人開墾之地

根據《高樹鄉志》記載,清乾隆二年,始有廣東、福建二省移民遷居於此,當時船斗庄有一大租館,名爲東振館,招丁墾殖於今東振村(大埔村鄰村)一帶,就名爲「東振新庄」,至清同志辛巳年,因荖濃溪水氾濫,流失西北面良田數千甲,房屋亦被毀,庄民才遷居至大車路(今長榮村、高樹村)。

曾坤木所整理的<六堆客家墾拓表>、<高樹客家聚落開發表>,乾隆三年 (1738)元居武洛庄十八姓人因東北部船斗庄東振租館招佃墾荒,乃移墾成東振 新庄。而阿里港的武洛庄,在清康熙六十年所發生的朱一貴事件時,爲六堆地區 右堆唯一的客家聚落。故可知六堆地區右堆的早期開發都以武洛爲起源地,高樹 客家庄是屬於六堆的右堆, 先民曾居里港武洛(東振、東興、高樹、長榮、建興), 祖籍爲廣東梅縣蕉嶺, 但緊鄰的大埔村民的先民卻是來自廣東大埔縣, 同樣來自 廣東但縣份地方不同。

接曾木坤的對高樹鄉客家人移入時間的歸納:大埔村屬於第二期,清朝時代廣東梅縣、蕉嶺、大埔、惠州的客家人大批移民。由於第一批從武洛移居高樹的客家人發現高樹鄉還有大片荒地尚未開墾,便返回原鄉號召梅縣、蕉嶺、大埔、惠州的客家鄉親來移。故大埔村民比武洛遺來的客家人晚到高樹,只能開墾於常有水患的荖農溪畔。

參、各方面的證據

探討一地的族群不能只以一方面的證據來說明,必須要從各種不同角度來切入,以下就研究者所觀察到的面向來顯示:

一、語言現象

(一)目前通用語

大埔村目前的通用語是閩南語(福佬),研究者走訪全村所用的語言幾乎都 是福佬,居民能聽懂客家話,但會說的很少。七十歲老輩亦用閩南語,年紀愈小 者甚至只會說閩南語,而聽不懂客家話。

(二)親屬稱謂

五十歲以上的壯年、老年在稱謂上卻有特殊現象。

稱謂	大埔村	客語	閩南語 (福佬)
舅父	(a k'iu)	(a k'iu)	(a ku)
舅母	(k'iu me)	(k'iu me)	(a kim)
叔父	(a su5)	(a su)	(a ku)
叔母	(su me)	(su me)	[a kim]
母親	(a me)	(a me)	(a mu)

由以上的語音比較是可以發現在發音上大埔村的發音是客家話,但適用福 佬化的語調來發,客家話的聲母和韻母,舅舅〔a33 k'iu33 〕這一向是客家人 的說法,若是閩南人會將送氣的〔k'〕發為弱化、央化的〔k〕,舅母〔k'iu33 me33 〕更是客家語的用詞,若是閩南人則會說〔a kim33〕,這項語言方面的 有利證據更可以證明:大埔村民在稱謂的用詞上是與客家人相同的,只是語調不 同,採福佬話語調,應該是客家人的後代。

二、信仰與風俗

(一) 三山國王廟

守護神絕大部分是由地方性的神祇升格而來,但也有專屬某一族群的守護神,客家人的三山國王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劉還月,1994),三山國王信仰源於大陸廣東潮州,流傳到台灣後成爲台灣客家人特有崇拜的神明,三山國王廟的建廟奉祀,是客家人對自己鄉土的守護神,一種最崇高的表現,把潮州揭揚縣的獨山、名山、巾山,三座名山加以神格化(姜義鎮,1995),而三山國王廟則是認定早期客家移民聚落的表徵(范姜火工欽,2005)。

高樹鄉大埔村的三山國王廟根據《高樹鄉志》:「清朝年間,地方發生飢荒, 盜賊橫行,瘟疫復起。村民乃向里港打鐵店王爺廟迎駕三王爺駐村鎮邪,庇祐村落,果告平靜無事。村民為感激神恩,建廟於大埔頭,後因洪水為患,遷至中大埔。」

根據鄉民的田野調查整理:「於清乾隆五十年(1786)間正式安奉,至今二百一十六年」「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四(1898)濁口溪、荖濃溪二溪氾濫大埔庄, 庄民流散各處,菜寮村民將神像迎回菜寮庄祀奉···」「三山國王廟在大埔村 的奉祀以有二百多年歷史,是村民的守護神,村民感恩神靈顯赫,每年農曆正月 十五都有繞境習俗···」。

從三山國王廟的信仰來看高樹鄉大埔村的確爲客家先民開墾的聚落。

(二) 風俗多從客俗

根據年紀五十餘歲村民張慶木先生以「福佬話」口述:「小時後覺得很納悶, 為何我們說的是福佬話,但習俗卻和客家人一樣,例如過年要吃甜粿,也就是客 家人的甜粄,還有入年架··包括掃墓、祭祀、過年的所有習俗也和客家人一 樣。」。

《高樹鄉志》也記載:「大埔村居民以閩客各半,閩客語通用,而風俗多從客俗」。「入年架:十二月二十五日,開始準備過年物品。又是日相傳為天神下降之日,監察人間善惡,故特禁吵架、壞物、不得討帳討債,禁忌頗多」

「年架、甜粄」是客家人特有的過年風俗,客家人的年架從臘月二十五日至正月初五日,臘月底爲入年架,新年之後出五日爲出年架,這十內必須嚴守禁忌,如不能打破碗、不能罵人、凡是以吉祥、好彩頭爲重(劉還月,1994),年架雖只是一種形式卻也代表客家人對年俗的重視。所以我可以知道,大埔村民在語言上已經「福佬化了」,但習俗上還保留了客家人的習俗。

三、口述歷史

(一) 耆老口沭

根據村民張慶木表示:「小時後曾經聽老輩說起,祖先由於來此開墾較晚, 人較少,故必須假裝凶悍,所以有先祖取名為『張惡霸』,又因為經濟因素必須 學閩南話,到下游一帶里港去做生意,大概在日治時代起我們全村已經是說閩南語的」

從老輩的口述可整理發現,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只覺得自己是閩 南人,是自小說閩南語,不會說客家話,但習俗卻是客家人。

張慶木又表示:「村民這幾年,有自發性回大陸尋根的事情,他的舅舅(70 餘歲)考訂結果,證實祖先來自廣東大埔」。

(二) 日治時期戶籍資料顯示

從張家所提供的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顯示,種族欄填「廣」,顯示祖先應

來自於廣東無誤,在姓名上在日治初期與後期,女性名字多有「妹」,到了後期卻有閩南化的「阿綢」以及原住民的「番婆」出現,看見日治時期大埔村的通用語已是閩客各半。

肆、結論

- 一、大埔村應爲客家聚落
 - (1從文獻的分析上顯示,大埔村民來自於廣東大埔縣。
 - (2 從地名上的證據顯示,大埔村民來自於廣東大埔縣。
 - (3)從客家移民來高樹的時間顯示,大埔村民因晚到所以才墾於荖農溪畔, 飽受水患之苦,若是閩南族群則早到不至於占溪畔之地而開墾,早應到 平坦開闊之地(如大車路)開墾。
 - (4周圍的各村均爲客家庄顯示,大埔村應爲客家聚落,不可能有閩南聚 落被客家聚落包圍住。
 - (5) 從三山國王信仰和習俗來看,大埔村民保留了客家人的習俗。
- 二、大埔村民爲客家後代
 - (1) 從語言的稱謂上,大埔村人和客家人相同。
 - (2) 從村民口述歷史及提供的資料中顯示,大埔村民應爲客家後代
- 三、大埔村福佬化的原因不是被同化,而是生計

以往的「福佬客」研究顯示福佬化過程大多是因歷史因素(遷移時間先後) 或社會因素(閩客械鬥),以經濟因素爲主的說法也僅圍繞於處於多數族群的社 會意識形態(福佬)壓力下,不太願意承認自己是客家人等說法,高樹鄉大埔村 的例子:身處於眾客庄中,周圍都是客家人,福佬人的聚落還在客庄之外,會被 「福佬化」,進而忘記自己是客家人,應是經濟因素使然,也是相當特殊的例子。



王政文(2007)。消失的客家人: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形成與變遷。第七屆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79-90

范姜火工欽,(2005)。台灣客家民間傳說之研究。臺北,文津,257。

姜義鎭(1995)。台灣的鄉土神明。臺北,臺原,246-248。

高樹鄉志(1981)。屏東縣高樹鄉公所編印。

曾坤木(2003)。水利與聚落遷移-以六堆高樹佬庄爲例。第三屆客家研究研究 生學術論文研討會

劉還月(1994)。台灣民間信仰小百科-節慶卷241-243